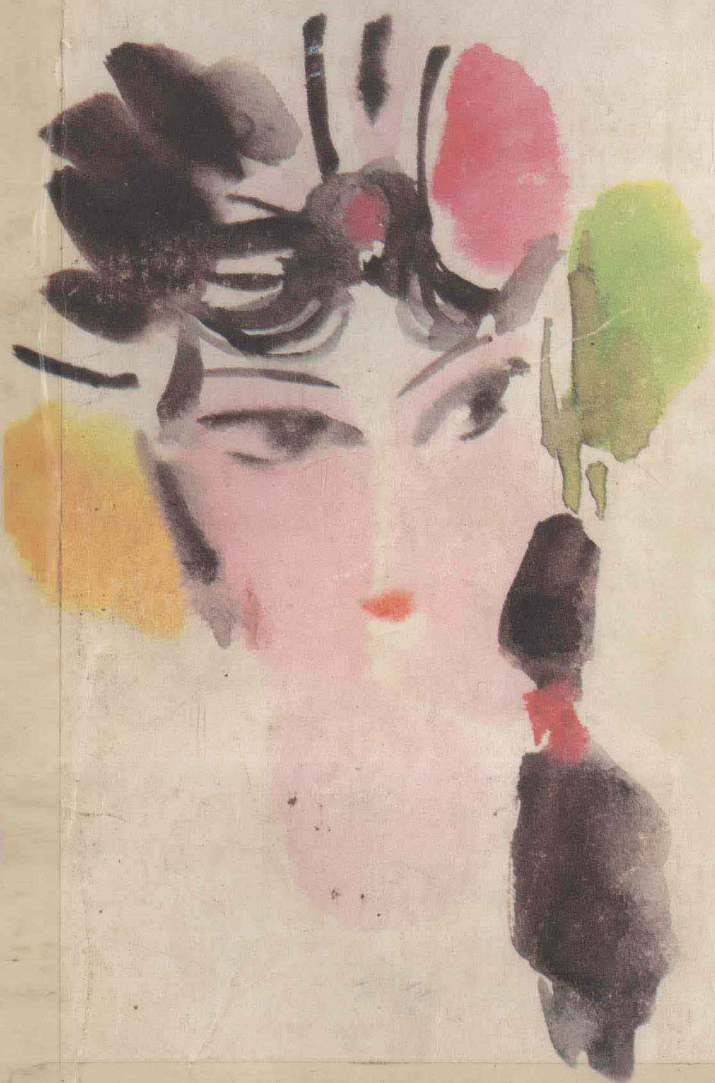


木偶世家传奇

MUOUSHIJIA CHUANQI ● 陆茂林著



MUOUSHIJIA CHUANQI

木偶世家传奇

● 陆茂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木偶世家传奇

陆茂林 著

责任编辑：王勉思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7年2月第1版第3次印刷

字数：250,000 印张：9.5 印数：12,501—30,5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35 定价：1.60元

目 次

1. 第八代人·····(1)
2. 拜见众师傅·····(10)
3. 不摇的“摇篮”·····(18)
4. 对台戏·····(24)
5. 爸爸的大草鞋·····(35)
6. 脱班了·····(44)
7. 巧遇柳老师·····(56)
8. 五天过两个年·····(69)
9. 一百个元宵·····(85)
10. 大竹山奇闻·····(94)
11. 大箱子里的活木偶·····(104)
12. 在戏台的角落里·····(130)
13. 深长的情谊·····(138)
14. 蓝蝴蝶·····(152)

15. 有“毒”的桔子·····	(163)
16. 龙船风波·····	(177)
17. 智逃虎口·····	(191)
18. 黑脸强盗·····	(203)
19. 爸爸的死·····	(214)
20. 一面小铜锣·····	(229)
21. 饭碗·····	(239)
22. 重逢柳老师·····	(254)
23. 一箱戏本·····	(268)
24. 为民班·····	(285)
25. 孙悟空大闹巴黎·····	(294)

1. 第八代人

我的家在湘江岸边，一个名叫白石滩的地方。白石滩背后靠着山，面前临着水，是一个小码头。虽说只有一条沿着湘江的长街，倒也热闹，赶墟的日子不用说，就是平日，也是人来人往的。

我家说是在白石滩，其实，还得再往北走五里路。进了山，上了八角岭，岭上土地庙旁边，矮墩墩地坐落着一栋破旧的茅草屋，那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也是我的祖先世世代代栖身的地方。

说起我的家，不能不说木偶戏。我们那个县，周围一二百里，唱木偶戏的人很多。最兴盛的时期，据说有几十担木偶戏箱，分布在乡乡镇镇。不过，唱得最好的，要数我们白石滩；而在白石滩，挂头牌的就是我们张家班了。

张家班，传到我爸爸，已是第七代。祖父很器重我爸爸，认为他是一块唱戏的“好料”。临终的时候，摸着爸爸的头顶说：“吉瑞！张家班要传下去，就靠你这个第七代人了！”我爸爸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，真的成了一个十分出

色的木偶艺人。他一上台，看戏的人蜂拥而来，好象能把山挤倒，所以得了个“挤山倒”的绰号。乡亲们分明知道爸爸叫张吉瑞，可就是不叫张师傅，偏偏叫“挤师傅”。挤山倒的名声，传出了十几个县。

我生长在这个木偶世家，非常喜欢那矮墩墩的茅草屋。尽管它在山岭上，又黑又旧，很不起眼，但这里却出了许多好角色。再说，我家这栋茅屋里边，也和别人家不一样，墙角的隙缝里，插着大大小小的木偶头子。有的上了颜色，化了妆，有的就是白木头坯子。木偶操纵杆磨得十分光滑，连木头把子好象都被祖先们捏细了。墙上的砖也雕刻着各式各样的戏人。又何止砖上有戏人？水缸盖、吹火筒……只要能下刀子的地方，差不多都有戏人啊！

在这栋茅屋里，我和那些木偶过了七个年。

到过第八个年的时候，大年初一的鞭炮刚响完，爸爸就说要带我出门跟班学戏。不过，跟的不是我们张家班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高兴得想蹦起来。

以前，我很少下过八角岭，现在要出远门，可以看“世界”呀！怎能不快活呢？听大人们讲，“世界”大得很哩！等我外出回来，也可以象爸爸那样，给妈妈讲一讲奇奇怪怪的见闻了。

没想到，初一晚上，纷纷扬扬的大雪，足足下了一夜。清早起来出门一看，哎呀！山野完全变样了，不管什么都盖上了一层亮晶晶的银粉。门前那翠绿的竹子，虽然被雪压得低了头，但是它脾气很犟，吱吱地叫着，不肯弯腰。

有时，还借着山风，故意将积雪抖落下来。往年，不要说有这么厚的雪，就是只有薄薄的一层，我也会想法堆一个雪人；找两个枫树球子嵌在雪人的脸上当眼珠。但是，昨天夜里这一场大雪，却没能吸引住我。我实在太忙了，跟爸爸出远门，有多少事要做啊；我赶忙回屋，一样一样整理要带走的“宝贝”，有画的小人，雕的小人，纸剪的小人，泥捏的小人……这些，都是我平时照着各式各样的木偶做的。

妈妈一起床，就冲着神龛磕头，为我和爸爸出门祈祝平安。她磕完头，望了望窗外的大雪，对爸爸担忧地说：

“他爹！这么大的雪，改个日子吧！再说，今天才大年初二！”

妈妈说完，从瓦罐里舀了两勺煮萝卜丁，放到锅里，要做早饭。妈妈趁着过年有一点油水，把萝卜切成小丁，同肉骨头一起煮。这样的萝卜丁，因为渗了油腥，自然比平日没油的菜味道鲜咯！

“讲好了初二碰面的。一台戏，缺个角怎么唱？”爸爸正收拾行李，回答说，“再说，初二是个双日，吉利。”

妈妈一边烧火，一边不时地扯起衣角在眼睛上碰一碰。我想，妈妈可能是叫烟子薰得流眼泪了。她歇了一阵子，才自言自语似地说：

“唉！要是能象别人那样种田多好！整年都在家，省得到外边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吃不好，喝不上，受罪啊！”

“又来了！”爸爸看了妈妈一眼，“我们张家世代代没

一把土、一分田，你不晓得么？”

“种田不行，能在屋门口唱戏也好啊！”妈妈又低声唠叨，“不说每天回家打个转身，三五天总可以回来照应照应的。”

“屋门口只有仁义班。”爸爸气愤地说，“你想要我去搭那个缺德班？”

“唉！遭雷打的不仁义！”妈妈狠狠地骂了一句。

妈妈经常骂的不仁义，就是白石滩的大财主金仁义，我们张家班就毁在他手里。他从小娇生惯养，吃喝嫖赌样样沾边，白天晚上在外边胡作非为。又特别爱看戏，不管是人戏、木偶戏、皮影戏，一看就入迷。他只要学会了一半出戏，就钻山打洞似地找戏班子去票戏。金仁义这个票友，的确是要艺没艺，要戏没戏，纯粹为了消食，混日子。

以前，我爸爸当本家，金仁义常来我们张家班鬼混。本来，杖头木偶是将木偶举起来操纵的，举功是唱木偶戏最起码的功夫。金仁义缺功夫，举得木偶东摇西晃，忽高忽低，观众没得不骂的。我们张家班不敢惹他，只好处处躲开他，或者借故停锣。反正金家有钱有势。后来，他娘老子为了拴住这匹野马，干脆在自己屋里成立一个仁义班。只要金仁义心血来潮，想演什么戏，就演什么戏；想唱什么角，就唱什么角，随他去捏。

我们张家班祖祖辈辈传下来一句话：黄金能买艺难买。所以，我爸爸唱戏时一腔一字、一招一式都不马虎，演出特别认真，仁义班哪能与我们张家班相比呢？这一点，观

众心里有数，就是金仁义本人也是明明白白的。他盘算着，仁义班要人，人多势众；要行头，行头一色崭新，只是艺不如人家。要是能把挤山倒挖过来，就能独霸一方，赚大钱，每年能买上一、二十亩好田。

于是，这个心狠手辣的金仁义安排了一条毒计。

木偶戏班流动性大，一般的行头都比较简单。顶多有二十一二个木偶，加上服装、道具和乐器，总共装进两副竹篾箱子就够了，外加一捆搭台用的竹架子。我们张家班的行头虽然更简单，但它曾经养活了几代人，别看行头不起眼，还经常被人们争着接去。有时，几家同时请去唱戏，大家扯着箱子不放，这叫“抢箱子”。戏班子巴不得箱子有人抢，这样，不但可以增加收入，名声也好听。我们张家班的行头被抢的时候特别多，抢得越多，名声越大；名声越大，抢得越多。但是，谁能想到，一次“抢箱子”，却给我们张家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。

有一天，我们张家班到邻县去唱戏，走到三岔口，遇到几家等着来接箱子的。一时争执不下，一家抢着挑走了一副箱子，另一家又挑走了一副箱子，第三家纠缠不休，最后挑走了竹架子。好在，他们几家都说是前边村子的。我爸爸想，晚上，给抢箱子的两家各唱一场，第二天上午给抢竹架子的唱一场，也就过了关。由于第三家纠缠得太久，大小箱子早已不见踪影。等到了前边村子，一打听，根本没有那要唱戏的两家，也没看见挑箱子的进村；转身再找那个挑竹架子的，也不见人影了。我爸爸在山前山后

几个村里，找了个通宵，也没有找到，眼看着祖辈们用血汗添置起来的行头被劫走了。没有行头唱不得戏。我爸爸满腔悲愤，只得解散了张家班，两手空空地回了家。奇怪的是，我爸爸刚回家，金仁义竟然打发人抬来礼盒，请爸爸到仁义班去唱戏。爸爸想，豺狼怎么会发善心呢？不久，爸爸就风风雨雨地听到一些传闻，说行头是金仁义派人抢走的。爸爸愤恨地说：“不仁义呀不仁义，我就是饿死，也不得到你仁义班去唱戏！”

从此，张家班垮台了，我爸爸含悲忍辱，只好到外地搭别人的戏班子。

我正想到这里，听到妈妈怨恨地说：

“要是自己有行头，湘伢子也不会跟你到外边去搭班。也到人世才吃了几年饭，两只尖牛角拚起来比他还长些……”

妈妈说的湘伢子就是我——因为我叫张耀湘。妈妈话没讲完，急忙侧过身去。我听妈妈那话音，知道她哭了。但她既不出声，又不擦泪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她为我们送行要图个吉利呀！

爸爸好象有些不满意，埋怨说：

“真是妇道人家的见识！张家班就是有行头，金仁义能让我们在屋门口转么？”

“走吧！走吧！走得越远越好！”妈妈把手一扬，往灶里用劲地塞了一把丛茅子。然后，她打开锅盖，用筷子沿着干鲫鱼碗边飞快地画了两个圆圈，她在试探锅里的萝卜

丁还有多少汤。

鲫鱼端上了桌，妈妈总往我碗里夹。可是，年三十晚上，我要吃一条小拇指大小的鱼都不行。妈妈敲着我伸出去的筷子说：“年三十不吃鱼，明年一年都有馀(鱼)。”我只得把筷子收回。今天，她一边往我碗里夹着鲫鱼，一边连声说：

“有鲫(吉)有鱼(余)！有鲫有鱼！你们父子两个都去唱戏，以后有钱了，置套新行头。”

“张家班……”爸爸用筷子在桌上敲了三下之后，又接着说“张家班不振兴，我死不瞑目。要不，我为何带湘伢子出门？我不晓得学戏是苦事？我不晓得他还小？”

妈妈再不说什么了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爸爸带我出门是为了振兴张家班啊！我暗暗地下了决心：“湘伢子！你要为张家班争口气！”

早饭过后，我学着爸爸的样子，又把自己的行李整理了一番。我的行李很简单，一件是妈妈打的一大串草鞋，另一件是个小包袱。小包袱里边装着我的各种小人，和两件换洗衣服。爸爸过来检查了我的行李，把我的各种小人都丢掉了，只留下一个我雕刻的四、五寸长的小木头人。我伤心得差点哭了起来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只有这个小木头人跟我作伴了。爸爸给了我一根小小的扁担。我接过扁担一看，一头刻了一张弓，另一头刻了一个张字，这记号跟爸爸大扁担上的一样。爸爸让我试了试肩，嘱咐道：

“湘伢子，记住！唱木偶戏的，口里要唱得，手上要举

得，肩上要压得，脚板要走得！”

小扁担在我肩上闪了两下，觉得不重，我高兴地喊道：

“爸爸！不压肩！扁担蹦蹦！”

“莫夸口，不出十里路，你就会把东西往我肩膀上堆了。”爸爸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讲。

“保险不会。”我很有信心地说。

“莫蠢！真走不动了，你爸爸还不帮你挑？”妈妈这话本来是对我说的，眼睛却望着爸爸。她见爸爸没讲什么，好象总是不放心，又把那些讲过多少遍的老话数落一顿：

“他爹！伢子调皮，多讲几句，俗话说，‘道理讲得明，牛肉敬得神’。再不听，多骂几句，就是动不得手，千万莫用钹槌子敲他的脑壳！”

爸爸笑着说：“那我就带上一捆灯心草，打一次湘伢子，用上一根灯心。”

我在一旁听着，觉得很好笑，灯心草比鹅毛还轻啊！

妈妈好象没听见爸爸的话，继续讲她的：

“要是他在被窝里总是翻身，就是要屙尿了，赶紧叫他起夜，莫把棉絮尿湿了……”

“剩饭炒三遍，狗都不来闻。我耳朵根子要磨融了。”爸爸一边拿扁担，一边说，“真是半夜起来鸡叫走，天光还在大门口。你看什么时辰了？”

我和爸爸的扁担都上了肩。

妈妈急忙将早就绑在竹竿上的鞭炮举到大门外面，点着了。鞭炮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。我走到门外，回头看了

看站在门口的妈妈。她的眼睛紧盯着鞭炮，唯恐它出什么故障。为了让鞭炮能一响到底，祝愿我们一路顺利，她昨天把鞭炮放在灶台上烘烤，今天又作了应急的准备——要是当中有一个不响，她马上用手上的香火点着下边的鞭炮。

等到鞭炮一响到底，我和爸爸已经走过了门前的竹林。

爸爸步子大，我步子小。爸爸在前边踏出一溜雪窝窝，我踩着爸爸踏出的雪窝窝，一步一步蹦跳着向前走去。走着，走着，我好象看见妈妈还举着那根竹竿站在大门口，对我念叨那句老话：“湘伢子！你是张家班的第八代人了。记住你爸爸的话：‘张家班还要振兴！’”

2. 拜见众师傅

大年初二，虽说漫山遍野白雪皑皑，到处仍是热烘烘的过年气氛。就连八角岭上那孤零零的又小又矮的土地庙，也有人插上了新的香烛，换上了新的对联。走到土地庙前，我问爸爸那对联上写的是什么。他说，上联是“婆婆问道何方好”，下联是“公公答言此处高”。念完对联，爸爸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哼！地方是好，山青水秀，可就是这世道人心不好！”

下了八角岭，走过白石滩，我一路东张西望，总觉得两只眼睛不够用。我们沿着湘江岸边走。湘江的水，跟我们山塘里长浮萍的水不一样，没有安分的时候，不是左挤右撞，就是前推后拥。尽管它们驮着一只只船急急忙忙往北边走，但还抽空与两岸的石头打个招呼。有的石头被冰凌子封住了口，没有回话，但江水不计较，仍然拍着石头的肩膀，好象在说：“老乡！我要到洞庭湖跟资、沅、澧三兄弟见面去了，再见吧！”

下午，我们走到了一个名叫青树坪的镇子。这镇子上

有好几条街道，比我们白石滩还要大一些，热闹一些。街面铺着的石板，被半寸多厚的鞭炮碎屑盖住了。我一边走着，一边注视着脚下的鞭炮。那些不长眼睛的东西，此起彼落，到处乱飞。我既提防着它们，又盼着它们能在我的脚面附近炸响。

老实讲，我喜欢过年，就是因为过年有鞭炮放。我把手伸进棉袄，摸摸口袋里的嗤炮。那是我初一那天，捡别人放剩下的没引线的单鞭零炮。有引线的，点着后还可以爆出“啪”的一声，比炒蚕豆时爆裂的声音还响、还脆，可惜我不能捡，因为谁家放的鞭炮，归谁家细伢子捡，这是规矩。而我呢？只能拾那种没有引线的嗤炮。嗤炮折断以后再点燃，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，要是晚上，还可以射出两三寸长的火光，我敢手里拿着划火圈玩，那才真有趣味哩……

爸爸在前边站住了，等我赶上来的时候，关心地问：

“你肚子疼？”

“没有！”我感到很奇怪，爸爸怎么突然问这个。

“那你总捂着肚子干什么？”

我这才明白，连忙放下摸着嗤炮的那只手。

“肚子不疼就快点走！”爸爸催促道，“莫象三斤重的豺狗子，七斤重的尾巴，慢慢地拖呀拖！”

我加快了脚步，紧紧地跟着爸爸走。大约走出青树坪五里路，我们来到一个祠堂。爸爸嘱咐说：

“这里是曾家祠堂，原先讲定，福禄班的师傅们今天在

这里会齐。你要见到各位师傅了。他们都是好佬、名师，你要尊敬师傅们啊！”

我在家里的時候，胆子很大，天不怕，地不怕。但，不知为什么，进了曾家祠堂，放下行李，一见福祿班的师傅，我心里却害怕起来。

“这是颜本家……。”

爸爸向颜本家一引见，我早已躲到了爸爸的屁股后边，他一把将我拖到面前说：“湘伢子！给颜本家拜年！”

我知道，本家就是木偶戏班子的班主，我爸爸就当过张家班的本家嘛！颜本家名叫颜德顺，有五十多岁，长方形脸上，长着一对眼角往上翘的凤眼。他头上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帽，旧得有点发白，穿的是粗布长衫子。

我跪在方砖地上，给颜本家磕了一个头。一抬头，我看见他长衫子里边还有棉袍子。我爸爸做不起棉长袍，只穿了一件破旧的短棉袄，外边罩一件单长衫。

“几岁了？”颜本家笑容满面，歪着脑壳左看右看，看得我很不自在。

“吃八岁的饭了。”低着头小声说着，好象是对土地公公回话。

“挤师傅！这么漂亮一个崽，叫他唱木脑壳戏，亮不了相啊！”颜本家的眼睛还是没离开我的脸。

“张家的人也只有唱木脑壳戏的命！”爸爸感叹地说，“张家班还得靠他往下传啊！”爸爸说到这里，忽然旁边有人插话了：